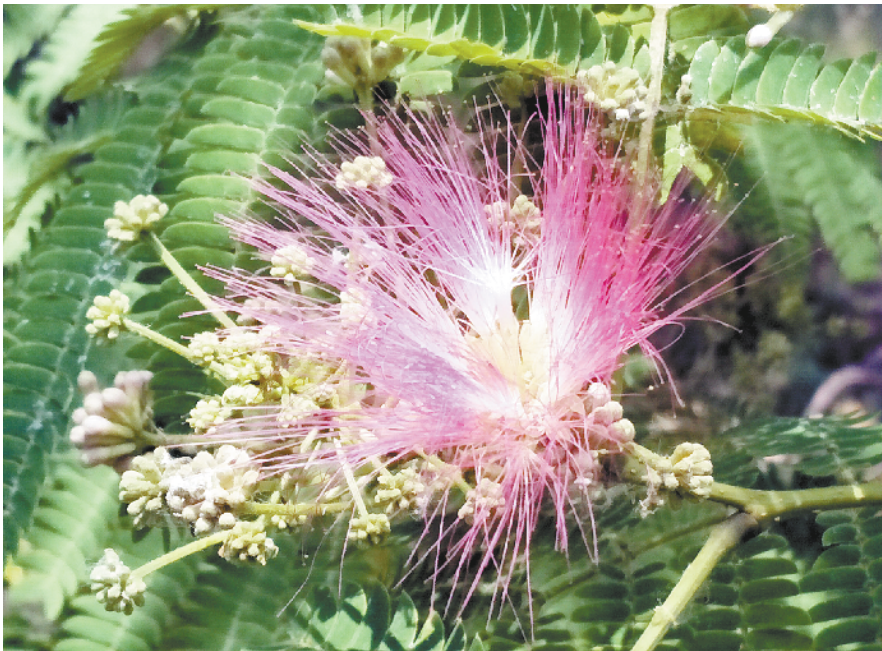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悲欣交集是合欢

■董雪丹 文/图



多年前就喜欢路边的一棵树，喜欢树上那粉嫩毛绒的花朵，在层层叠叠的翠碧之中晕出片片绯红，像是枝叶怀抱一团团娇嫩的温暖，又像树上挂着一串串欢喜的、温存的惊叹。尤其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每一阵风过，都可以听到它的欢笑，看到它洒落一地单纯合美的欢喜。

那时，还不知道这是合欢树，不知道它还叫夜合树、绒花树，更不知道它的花儿竟然还叫苦情花。

喜欢与了解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一次次在树下驻足，在淡淡的香气里看枝头扇形的花朵在夏日里欣然地开着，一次次被那粉嘟嘟、团绒绒、轻盈盈的花朵打动，自然就想知道它的名字。只要想了解，自然可以查阅到它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——绒花；其花散垂如丝，上半白，下半粉红，形如马缨，又称马缨花；因其昼开夜合，叶子也是随着花开花谢而晨展暮合，故名夜合树。

最容易也最愿意被人记住的名字，应该还是合欢吧。这两个字听起来、叫起来都透着吉祥，会让人想起“合家欢乐”“和睦欢畅”的美意。它的花语是“合欢讎忿”——见到合欢，就解恨成欢，破涕为笑，消怨和好，让人想起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美好。

写合欢的诗句中，纳兰容若的“不见合欢花，空倚相思树”让人过目难忘。这个多情公子，在妻子卢氏因难产早逝后，陷入难以解脱的痛苦，写下许多让人肝肠寸断的悼念之词。时光没有缝合他的心碎，卢氏与他一起生活的短短 3 年，占据了他一生的思念。在他的眼里和心里应该是“合心即欢”，伊人不在，“合”与“欢”也就不在了吧！只有相思树还在，他用自己无限的追忆和思念去浇灌，任相思的枝叶疯长。

“一生同心，世世合欢”，是人们期盼的美好，但美好的愿望常常被命运捉弄。就像合欢花虽美，但花开时间却不长，在夕晖里的树下，总有它凋零一地的花朵。缠绵着忧伤的美丽才更美丽吧，所以，它还有一个花语：转瞬即逝的快乐。像纳兰公子的怀念，曾经有过多少相聚的欢愉，后来就有多少离别的苦痛，曾经有多少“合欢”，后来就有多少“苦情”，以至于纳兰亦如合欢花一样易逝，30 岁就郁郁而终。生又何欢，死又何哀？对纳兰而言，这涵盖着终极追问的感叹是不是更指向永恒？想来，合欢花又叫苦情花，真的是说尽人生常态与常情。

“欢”与“苦”，让我想到弘一法师笔下的“悲”与“欣”。临终前 3 天，他写下

“悲欣交集”4 个字。悲，是悲悯众生吗？欣，是好好地来，好地去，自在解脱而心生欢喜吗？有人这样解释“悲欣交集”中的“悲”字：“大慈，与一切众生乐；大悲，拔一切众生苦。”也许正是这个“慈悲”，弘一法师才说：“爱，就是慈悲。”

看来，合欢还真是懂得人间至理，将合欢之欢与苦情之苦集于一身，一如人的一生，又有谁不是“悲欣交集”？

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合欢树不说话，却又说了很多的话，不只花说，叶也说。不开花时，它的叶子会在风中静静地舞，舞得轻盈而灵动，让人想到蝉翼，想到凤尾，想到蜻蜓的翅膀……对着它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，自己就站成一棵树。

小麦赋

■翟明

夏日煌煌，灼我衣裳。机声隆隆，翻涌麦浪。五千年文明依旧，一万载小麦荣光。思接千古，念祖辈勤耕黄土黑土；目视今朝，看时代催人念兹在兹。

小麦枝弱，千亩成畦。风摧力张；颗粒虽小，万颗入囤丰衣足粮。回想疫情，汹汹而来，群情奋激，团结为钢；大国有党，拳拳为民，高瞻远瞩，万众安康。族有千秋，倡持续发展，民有心力，在领导有方。细微之木，迎风曝日，终成栋梁；人微言轻，添砖加瓦，实干兴邦。日晒空荏，无寻昨日锋芒；风拂幼苗，仍见一地绿光。

麦子色黄，染我肌肤；根脉不改，子孙有仰。中华文化，同出中原，可塑伏羲炎黄；华夏儿女，播散四方，犹念河洛水泱。一族一国，山水依恋，物阜民丰；一粥一饭，物力维艰，农汗地穰。地大物博，山高水长；文明进餐，空盘有望。

驻村扶贫，麦子又黄。岁时不等，颗粒归仓。贫民转富，政策为帮；产业扶人，事业兴旺。疫疾虽狂，岁月何阻？众志成城，何惧魑魅？全球一体，命运同框；万族齐心，共创辉煌。

“战袍”上那一抹亮丽

■马小柳

援鄂归来已有多日，繁忙的护理工作再次填充生活，但在武汉的那 39 个日夜，仍不时浮现在我眼前。

出发那天，虽然心情十分忐忑，但是大家仍然义无反顾地背起行囊踏上支援武汉的征程。然而，到达驻地后的种种不适，让我们更加惶恐。繁重工作后本该有的沉睡久久不至，失眠反而不请自来，强行入睡甚至反复噩梦、惊醒连连。个别人出现了焦虑、脱发等亚健康状态，精神更是极度紧张。

我在想，自己是通过考试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尚且难以缓解这种心理状态，我的队友岂不是更难自我调节？有没有其他办法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心理安慰呢？

一次，在一位战友的防护服上写她的名字时，她问我能不能写几句加油鼓励的话。这让我瞬间醒悟，自己一直喜爱漫画，以前也偶有闲时画两笔的习惯，既然防护服上能写名字，那肯定也可以画一些简单的图案啊。

第二天接班时，我在自己的防护服上画了植物大战病毒的小漫画，并写下“儿子，妈妈爱你们。”因为 5 岁的小儿子很喜欢玩《植物大战僵尸》的游戏，而我临别时也告诉他：“妈妈要去和病毒作战，像保护植物那样保护别人。”

儿子说：“妈妈，那你早点打败病毒小怪物，早点回家。”画画时，儿子乖巧的模样闪现在脑海里，当时鼻子一酸，眼泪险些溢出眼眶。

那天，很多交接班的战友都问我防护服上的画是谁画的，当时我还有点担心。没想到，随后不断有战友让我帮他们画一些简单的漫画，其中竟然还有新疆援鄂同仁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同仁。他们让我画的内容多种多样：有祝福中国、祝福湖北、祝福武汉的，有给自己加油打气的……我的随手涂鸦，大家居然这么喜爱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画漫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，大家在意的不是绘画水平，而是情感表达。

幸好，来武汉时我带了一本画册，原本是想在休班时比着画打发无聊时间的，但是现在，它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，它也可以为战胜疫情贡献一份力量。自那天起，我绝大多数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临摹画册、提笔练习上。毕竟，交接班时间很短暂，我必须在最短的

时间里用最快的速度和最简单的线条，表达出战友们想要表达的意思。

有一位新疆医生，援鄂后家中妻子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孩子，他很想表达自己的心意，但是因为性格非常内向，始终说不出口。我知道后没有问他想画什么，直接在他的防护服上画了一个“小破孩”图案和几颗红心，并且写上“XXX，爱你一万年”。他通过镜子看到图案后，不好意思地笑了，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护目镜后闪动的泪光。

还有一位护士，因为年龄比较小、入行时间短，总觉得自己经验不足、依赖心较强，每次接班只要是我在值班，她换好防护服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跑过来让我给她写几句或者画上小图案。她经常说：“马老师，你是我们的守护者，看到你在，看到你的画，我就感觉心里有底了，感觉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。”

几天后，越来越多的战友愿意让我在他们的防护服上涂鸦。不少人都说，我拿起彩笔画画的时候，虽然时间很

短，但他们可以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对提高工作效率非常有帮助；在病区里相遇，看到对方衣服上的图案，会心一笑，情绪得到放松；还可以将自己穿着写有寄语、画有图案的防护服的照片发给人家，缓解双方的思念之情。

河南援鄂医疗队的各位领导得知我采用这种方式给大家减压后，一再鼓励我，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，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。

3 月底，武汉防控形势日渐稳定，河南援鄂医疗队完成任务即将撤离。和新疆援鄂医疗队同仁共同工作了一个多月，我们之间早已培养出深厚的战友情谊。分别在即，应两队同仁要求，我自费购置了几套防护服，简单涂鸦并写下祝福，作为并肩战斗的留念。病毒让我们无法手握手，却隔离不了我们心与心的距离。战友们，江湖再见！

回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，能在特殊时期拿起画笔为大家缓解心理压力，真的，挺好！